



曉明女中 吳冠瑩

〈瓦時之舞〉

佳作

指導老師 馮珍芝

天邊浮現了一抹魚肚白，太陽緩緩升起，一絲曙光斜射進了諾曼的工作室。諾曼·德路奇是紐約出名的私家偵探，這時邊叨著煙斗，邊讀著早報，雙眼盯著一個斗大的標題：

奇！三狗連遭意外撞死【記者凱瑟琳／紐約報導】

本市於昨晚接連發生三起交通意外事故，都是車輛撞死流浪狗事件。三名駕駛不約而同地表示，他們是在「不得已」的情況下撞上了狗。在高速行駛的快速道路上，一隻狗不偏不倚的擋在路中央，駕駛再三猛按喇叭，狗就是不為所動，在閃避不及之下，不得已只好硬生生的從狗身上輾了過去……。

根據本市著名獸醫查理·拉佛瑞斯表示，一隻正常的狗不會無緣無故闖上快速道路而不自知，更何況是站在車陣中等著送死，「難道這三隻狗突然『失憶』了嗎？」。實際情形仍有待深入調查。

諾曼看完報導，覺得案情絕不如此簡單。他掏出手機，撥了通電話給他的得力助手——奎爾·霍華德。

奎爾起了個大早，和女友露意莎悠閒地在咖啡廳享用早餐。座位旁是一片落地窗，映入眼簾的是紐約市的早晨，早起的人們在

人行道上散步，幾個婦人有說有笑。

「露露，如果世界都像現在這麼平靜的話，該有多好啊！」奎爾看著窗外說。

「是啊！不過你可能就得失業囉！」露意莎半開玩笑的說。她的笑容是如此動人，奎爾的目光總是被深深吸引著。

「唉，我也不想靠人們的犯罪吃飯啊！我也不知道當初為什麼會走入這行？」

「你說什麼話？世界就是因為有你們這些偵探，才變得更平靜，偵探是正義的使者啊！」被露意莎這麼一說，奎爾臉上又恢復了笑容。

「不過，我也有好幾個禮拜沒辦案了，難道……」話還沒說完，手機就響了起來。

「啊！是諾曼。」

「奎爾，你現在方便過來我工作室一趟嗎？」電話那頭傳來諾曼的聲音。

「好……好的，我二十分鐘後到。」

「是不是又有什麼案件發生了？你趕快去看看吧！」露意莎催促著奎爾。

「嗯，那就失陪了！」奎爾匆匆付了錢，趕往諾曼的工作室去了。

露意莎又獨自坐了一會兒，不知道為什麼，她總覺得有一個人正目不轉睛地瞪著她，令她有些不寒而慄。

「奎爾，看看這個，我認為有必要深入調查。」諾曼拿著報紙說。

出乎諾曼意料，奎爾並不如往常和他熱烈的討論，而是一副完全不感興趣的樣子。

「這只不過是一則奇怪的社會事件罷了，有什麼好調查的？」奎爾看了一眼標題，便不再往下看。諾曼注意到他的手微微顫抖著，額頭似乎還冒著冷汗，卻仍故作鎮定。

「當然有必要深入調查！三隻狗同時『失憶』，我倒覺得是中毒，說不定有人正在研發新的毒藥！難保他哪天用在人身上，事情就大條了！」

「不會的，那應該只是一個尚未成熟的實驗……」奎爾說到這兒，突然閉緊了嘴巴。

「實驗？你怎麼這麼確定？」

「這……這只不過是我的猜測罷了！我勸你別再調查了，這已經不是偵探的管轄範圍。」

「你到底在說些什麼啊？」奎爾似乎有事瞞著諾曼，諾曼也不再追問下去，他很明白奎爾的脾氣。

「好吧！你可以回去了。」

奎爾今天的舉動讓他有些詫異，不過也因為這樣，讓諾曼覺得更有必要深入調查。

「這該不會和奎爾有關吧？」諾曼突發奇想。

「不過，我該從何調查起呢？」諾曼又瞥了一眼報紙，好像突然想起什麼似的，匆匆穿好大衣，朝門口直奔出去！他四處看了一下，果然發現前方不遠處，奎爾正準備坐上計程車，諾曼也趕緊攔了一輛。「快！跟著前方那輛計程車走就是了！」諾曼催促著司機。

前方計程車在咖啡廳樓下停下來，正是奎爾和女友約會的地點。只見奎爾三步併

作兩步衝往咖啡廳，諾曼也趕緊下了車，一把將門推開，和迎面而來的一個女士撞了個正著。

「咦？你不是諾曼嗎？奎爾呢？」

「你是露……露意莎？奎爾剛往這裡跑啊！你沒遇到他？」

「我剛低頭整理發票，一抬頭就撞上你，真是不好意思！你怎麼會突然跑到這來？」

「這……說來話長，簡單說是我追著奎爾來的，他今天有點……呃……異常。我想就到此為止吧！我還有事要忙。」諾曼轉頭就走了，留下一臉困惑的露意莎。

經過那次事件後，諾曼已經一星期沒和奎爾碰面了，電話也打不通。不過他並不太擔心，這也不是奎爾第一次消失了。這時，他的另一位助手邁爾斯遞了一張名片進來，上面寫著：克莉絲汀·艾瑟爾·霍華德

「請她進來！」諾曼覺得這個名字有點眼熟。

一分鐘後，邁爾斯扶著走路稍嫌不穩、臉色蒼白的克莉絲汀進來了。

「德路奇先生！是……是這樣的，我的一個兒子已經一年沒有音訊了，最近……我卻收到一封無名氏寄來的信，說是他自……自殺了！還附上照片，我真是難以置信……」克莉絲汀已經淚流滿面，說不下去了。

「夫人，光靠照片還不能斷定妳兒子的情況，我會幫妳深入調查的。」

就在這時，電話響了。

「諾曼，不得了啦！奎爾他……」電話那頭傳來露意莎急切的嗓音。

「奎爾怎麼了？」諾曼不禁緊張了起

來。

「奎爾，不，不是奎爾……」

「妳先冷靜，好好說。」

「奎爾他……他、他是冒牌貨！」

「什麼？妳現在和奎爾在一起嗎？」

「嗯，我一時也說不清楚……，我在第五大道旁的聖派屈克教堂前等你，請你務必前來！拜託你了！」

諾曼認為有必要了解實情，暫時將克莉絲汀交給邁爾斯，便趕往第五大道去了。

約莫過了十五分鐘，諾曼朝教堂走去，果然看見了露意莎和奎爾，但似乎刻意和對方保持距離。露意莎看到了諾曼，頻頻向他使眼色，諾曼立刻會意。他悄悄躲在樹後，觀察著兩人的一舉一動。

「奎爾，今天是什麼日子？如果想不起來的話，你就不是奎爾！」露意莎直問奎爾。

「今天是……」奎爾搔著頭，似乎想不起來。

諾曼注意到他的手背並沒有傷疤，他記得奎爾的手背上有道傷疤，那是他們一年前共同冒險患難所留下的印記。諾曼又仔細看了看那人的五官，和奎爾一模一樣！差別就在膚色稍白，比奎爾高了一些。這時，露意莎悄悄向諾曼比了手勢，他便來到了他們前方。

「啊，你是德……德路奇先生吧！」那人似乎有點不知所措。

「看著我，你到底是誰？」諾曼雙眼直視著他。

「我……我是奎爾啊！」他指著自己的臉，無辜的說著。

「胡說！你才不是奎爾，他從來都沒這樣稱呼過我。你的手也沒有傷疤，你到底

是誰？為什麼要喬裝成奎爾？」

「不愧是名偵探啊！一下子就被識破了，露意莎可是被我騙了三天哪！」那人表情突然變得較有自信，看上去更不像奎爾了。

「好，我說。我是史考特·霍華德，奎爾的雙胞胎哥哥，這樣你們明白了吧！」

「不，那奎爾到哪去了？你為什麼要假裝是奎爾？」

「看來是紙包不住火了，我就老實告訴你們吧！奎爾在我的實驗室裡，不，他在八年前的休士頓！」

「八年前？什麼意思？」

「我從頭開始說好了，不過，我得先讓你們看看我的實驗室。」說完便舉手，攔下一部計程車。

「到三十七街 25 號。」史考特告訴司機。

「是這樣的：八年前，我和奎爾都還在念中學。爸爸在休士頓經商，和我們見面的機會實在不多，但每逢爸爸休息在家時，他一定會帶我們出遊，也因為如此，每一次的全家出遊對我們來說都意義重大，少了誰都不行。有一次，爸爸放了長假，準備搭飛機回紐約時，飛機竟然失事了！爸爸也難逃一劫，成了罹難者……」說到這裡，多愁善感的露意莎忍不住開始啜泣。「當時我們真是傷痛欲絕，而我在科學方面一直有著極高的天賦，我便暗自許下個願望：我要完成讓人類回到過去的梦想！如果它實現了，也許我們就能再和爸爸見面了！奎爾知道後，也全力支持我，但那直到現在，仍是我們兩人之間的祕密，就連我們的母親也不知道。」

不知不覺間他們便到了目的地。

「咦？這裡不就是奎爾消失的咖啡

店？」諾曼心中覺得奇怪。

「跟我來！」史考特果然帶他們朝咖啡廳前門走去，但卻拐了一個彎，再從後門出來。「這是障眼法，我的實驗室可不能隨便讓人發現。」他得意的說。

不久他們便來到一個門前，史考特打開門，映入眼簾的是諾曼這輩子看都沒看過的科學儀器。

「然後呢？你們打算怎麼做？」諾曼問。

「我的實驗已經接近成熟階段……」

「等等！前幾天那則鬧得沸沸揚揚的新聞……」諾曼突然想起那篇報導。

「狗突然『失憶』是吧？那的確是我的失敗品，我一直拿狗來當我的實驗品。奎爾就是看到那篇報導，知道我離成功不遠了，他又等不及，沒經過我的同意就擅自動用機器，才一頭栽進了時光隧道。」

奎爾那天成功甩掉了諾曼之後，快速奔進了實驗室，想找史考特問個明白，卻不見他的蹤影。奎爾看了看機器，旁邊有一個面板，他忍不住好奇的按了按，竟出現了「請輸入時間、地點」。

「怦！怦！怦！」奎爾甚至可以聽到自己的心跳聲，雙手緊張得直顫抖，「二〇〇三年七月二十三日——休士頓哈比機場」他輸入著，這一天他永遠忘不了，爸爸曾答應他那天就會搭飛機回家，他期盼了一整年的一天……。

機器已經快速旋轉，一股強風一直將他往裡面吸。「啊——！」一不小心，奎爾被吸了進去，一陣天旋地轉，內臟似乎在他體內翻攪。

「啊——！媽，我腳下好像有東西！」

一個小女孩放聲尖叫。

「妳在說什麼？什麼都沒有啊！」

「咦？真的有啊！奇怪了。」奎爾趕緊從地上爬起來，再也不敢回頭看那小女孩一眼。

「這裡是……休士頓哈比機場？這裡的人好像都看不到我……」他心想。

「各位旅客請注意，要搭乘飛往紐約A769號班機的旅客，請前往8號登機門，距離飛機起飛時間還有一小時……」廣播聲響起。

「啊，再一小時就要起飛了！我能做什麼？」奎爾有些手足無措。

他想了想，便出了機場大廳，來到飛機停放處。找了一會兒，終於看見那架停在8號登機門外的飛機，看起來有些老舊。奎爾又往前走，看見6號登機門外停著一架較新的客機，「如果爸爸搭的是這架的話，應該就不會出事了。」他心想，同時瞥見了那架客機的另一端似乎有個人。

「請問一下，這架飛機是飛往哪裡？」奎爾大聲問著。

「這架是備用飛機，暫時不會用到。」那人頭也不抬的說，似乎是在檢查零件。

「太好了！麥克風，我只需要一支能讓全機場都聽到廣播的麥克風！」奎爾往前走了幾步後說，並以最快的速度奔進大廳服務台，只有一個年輕的小姐坐在那裡。他悄悄地走到放在服務台旁的麥克風。

距離起飛時間只剩半小時了。

「各位旅客請注意，欲搭乘飛往紐約A769號班機的旅客，由於剛剛發現8號登機門外的飛機零件有些損壞，請改往6號登機門登機，謝謝！」奎爾對著麥克風說。他不安的看著那位小姐，她仍若無其事的坐

著，一點兒也沒發現麥克風被動用了。

「這樣應該沒問題了吧？我想我能做的也只有這些了，隱形人的能力還真是有限啊！」奎爾苦笑著。

天色漸漸暗了，他隨便找了張椅子便打起盹來，竟一覺到了天明。

隔天一早，奎爾緩緩睜開雙眼，正準備伸懶腰時，赫然發現一旁坐了一位陌生男子，他趕緊將雙手縮回，努力不發出任何聲響。

「太扯了太扯了……，到底在搞什麼！」一旁的男子邊看報紙邊咒罵著。

奎爾好奇的看了看他，發現他正盯著一篇報導，奎爾看了一下，差點暈了過去。

大西洋上空發生離奇空難【記者桑普森／綜合報導】

昨天下午一自休士頓哈比機場起飛的客機，於大西洋上空不幸墜毀！所有乘客均成了罹難者，無人倖免於難。機場人員表示，那根本不是他們原先啟用的飛機，起飛前半小時有不明人士宣稱那架飛機零件損壞，請乘客改搭另一架飛機，他們一時間也不知訊息是真是假，導致作業困難，才會發生此憾事。還有某位飛機修護人員表示，起飛前不久也有位不明人士向他詢問飛機狀況……。

「飯桶！真是一群飯桶！根本沒事先做好檢查，只會推卸責任……」奎爾再也看不下去了，倏地站起來往大廳門外衝。

「爸，我已經盡力了，最後還是救不了你……」奎爾望著天空發愣，站了好久好久都沒有再說出一句話……。

幾天後，他們一起在實驗室討論著。

「史考特，奎爾什麼時候會回來？」露意莎焦急的問。

「我看看他設定的時間……啊！他可能不知道要設定回來的時間，所以……他回不來了！」史考特看著面板絕望的說。

「什麼？回不來？這可是你的發明耶！總得想想辦法吧！」諾曼生氣的說。

這時，諾曼的手機響了。

「喂，諾曼！麻煩你現在回工作室一趟好嗎？我有新發現了！」助手邁爾斯說。

「好，我現在就去。」

「我得走了！史考特你快想想辦法吧！」諾曼說完就走了。

史考特看著機器，不知道在想些什麼，露意莎看著他，兩眼泛著淚光。

「早知道我就不該讓他去找諾曼……我們那天還一起度過了愉快的早晨，哪知道現在變成這樣……」露意莎自言自語著。

「等一下，妳剛剛說『早知道』？」史考特回過神來。

「對啊！怎麼了？」

「可不可以把你們那天早上的詳細情形說給我聽？」

「這個……好。」露意莎一五一十的說了。

「啊！我懂了，諾曼一定是給奎爾看了那天的報紙，奎爾才會去我的實驗室，變成現在這樣。有了！露意莎，妳願意為奎爾冒險嗎？」

「你想到辦法了？能救奎爾的話，我願意嘗試。」

「我可以把妳送回那天早上，你只要全力阻止奎爾去找諾曼，他應該就不會進到我的實驗室了，那將會是屬於你們倆的愉快

早晨喔！」

「那……我該怎麼回來？」

「放心吧！我會幫你設定回來時間，給你三小時去改變，應該夠吧？」

史考特快速設定好時間、地點，機器開始快速旋轉。

「我……我該進去嗎？」露意莎緊張的問。

「放輕鬆吧！很快就會沒事的。」

露意莎閉上眼睛，走入了那看似無底的漩渦中。約莫過了幾秒，她張開眼睛，自己已經好端端的坐在咖啡廳裡了。她四處看了看，差點叫出聲來，坐在隔壁桌的，是奎爾，對面竟然是——另一個自己！

「別怕，我只要做到阻止奎爾就好了。他們應該是看不見我，不知道能不能聽得見？」

「奎爾——！」露意莎叫了一聲。

「怎麼了？」奎爾抬頭看著他對面的露意莎。

「咦？我沒叫你啊！好像是從那邊傳來的。」她指了指在一旁的露意莎。

「我剛剛明明聽到妳的聲音……」

一旁的露意莎已經嚇得心臟快跳出來了，但仍努力讓自己冷靜下來，小心別再發出任何聲響，想著下個策略。

「啊，行不通啦！奎爾就要去找諾曼了。我等一下還是會說出那句話的……」露意莎抱著頭，洩氣的想著。

「諾曼！快看看這個。」一打開門，邁爾斯便著急的指著桌上的照片。

「這不是那位霍華德夫人帶來的照片嗎？有什麼新發現？」

「我前幾天拿去給專業人士鑑定過了，

他很篤定的告訴我這是合成照片，且手法非常粗糙。一經證實，我便拿著照片打算去告訴霍華德夫人，我在她家門前按電鈴按了老半天就是沒人來開門，我覺得不太對勁……」

「搞不好她出門了啊！」

「不，夫人患有憂鬱症，除非有重要的事，否則幾乎都不出門。於是我破門而入，一進門就看到她趴在地上，不省人事。我趕快把她扶起，發現她脖子上有一道明顯的勒痕，脈搏微弱，應該是自殺未遂。我趕緊將她送醫，狀況已經穩定了。她待會兒就會過來，她說有重要的事要告訴你。」邁爾斯喘了一口氣。

「嗯，做得不錯。你有跟夫人說過話了嗎？」

「還沒。倒是這幾天奎爾都到哪去了？」邁爾斯突然問了一句。

「他……你之後就會明白。」諾曼含糊的說。

「叩！叩！叩！」忽然傳來敲門聲。

「請進！」諾曼說。

果然，克莉絲汀進來了，臉色還是一樣蒼白。

「德路奇先生，打擾了。我兒子的事，究竟是真是假？」

「我的助手邁爾斯調查過了，那張照片的確是合成的，妳兒子並沒有自殺。」

「那……那封信究竟是怎麼一回事？」聽到兒子還活著，克莉絲汀臉色紅潤了許多。

「等一等，夫人的兒子是？」邁爾斯疑惑的問。

「奎爾和史考特·霍華德。」諾曼平靜的說。

「這……這是怎麼一回事？」

「夫人，那封信是史考特發給你的。他現在正在研發一項全新的實驗，為了改變一個他們都不願接受的事實——父親的過世。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煩，史考特決定『假死』，以回到八年前的休士頓，父親飛機失事當天，希望能改變這個事實。不料陰錯陽差之下，變成奎爾回到了過去，史考特只好假扮成奎爾……」

「怎……怎麼可能？奎爾真回到了過去？」邁爾斯和克莉絲汀都難以置信。

「是的，不過情況不太順利……」

「真是兩個傻孩子，自從他們的父親過世後，我就察覺他們不太對勁，開始對生活周遭的事物失去熱忱，尤其是史考特。我以為那只是暫時的，父親的過世難免會在他們的心靈上造成創傷，沒想到竟一直持續到現在。」

「史考特一直都在從事著那不可告人的實驗……」

「我明白了。史考特之所以失去了年輕人應有的活力、對周遭事物毫不感興趣，甚至對我毫不理會，一切都是為了那個奇怪的實驗！」克莉絲汀突然激動了起來。

「夫人，妳先冷靜。如果史考特的實驗成功了，那不正是全人類的福祉嗎？人們將擁有修正過失的機會……」邁爾斯試圖安慰她。

「不可能會成功的！人一旦回到過去改變了什麼，現實環境仍一直在推進著，也就是說，現實也會隨著過去的改變而改變。且上帝是公平的，一旦你多了什麼，一定也會跟著失去什麼。」

「現實也會隨著過去的改變而改變……」諾曼思索著這句話的涵意。

「多了什麼，也會跟著失去什麼？什麼意思啊？」邁爾斯一臉困惑。

「我的兒子們差點就失去了最寶貴的東西，我想他們總有一天會明白的。錯誤是永遠修正不完的啊！」

「夫人，難道你不想見見妳兒子嗎？」諾曼問。

「他既然都可以騙我他已經死了，我想我也沒必要見他了。」

「可是，他們畢竟是妳兒子啊！怎麼如此無情？當初你可是緊張的跑來向我們求助……」邁爾斯說。

「不，放他們去吧！總有一天他們會明白他們現在擁有的，才是最珍貴的。我想我也該告辭了。」克莉絲汀說完便走了。

「怎麼會這樣？未免也變得太快了。」邁爾斯看著她的背影說。

「你忘了她有憂鬱症。剛才應該是她正常的時候，如果又病發，啊，恐怕又會有生命危險！」

「厄普頓，麻煩你快跟著現在剛走出我辦公室那位夫人好嗎？她是憂鬱症患者。」諾曼撥了內線給一位新來的助手。

「你覺得夫人講的那番話有道理嗎？」邁爾斯似乎不太相信。

「多半是有的吧！但好像有些誇大。」諾曼似乎有點心不在焉，不知道又在想什麼。

「我倒覺得那是她的氣話，什麼現實會跟著改變，哪有那麼嚴重？」

「或許吧！那疊是今天的報紙嗎？」諾曼指著桌上的報紙問。

「嗯，我剛在等你的時候看了一下，沒什麼重要的新聞。」

諾曼還是攤開了報紙，大致瀏覽了一

下標題。一小篇報導令他大吃一驚：

**休士頓哈比機場憑空出現無人飛機
【記者埃弗利 / 休士頓報導】**

昨天於休士頓哈比機場一飛往紐約的客機欲起飛時，機師表示前方突然憑空出現了一架老舊型的飛機，他趕緊提前起飛，險些和那架飛機相撞，所幸沒造成任何傷亡。根據某位機場工作人員表示，那種型號的飛機早在五年前停產，且那架飛機表面已生鏽，絕不可能飛行。「也許外星人時代即將來臨。」他半開玩笑的說。

「那篇報導有什麼問題嗎？」邁爾斯忍不住問了一句。

「我想，現實環境已經跟著改變了。夫人的話一點也沒錯。」諾曼有些擔憂的說。

「那篇報導和奎爾有關係？」邁爾斯仍是一頭霧水。

「嗯，是奎爾造成的。他不知道用了什麼方法阻止那架飛機起飛，但人們的生命終究還是無法挽回的。因此，現在的休士頓才多了一架無人飛機。」

「什麼？這樣下去不得了啊！之後可能會發生更多意想不到的『靈異事件』，我們總得做點什麼吧！」邁爾斯擔心的說。

「嗯，我想我們去找露意莎談談好了，關於霍華德夫人的事，我覺得有必要讓她知道，不知道她什麼時候有空？」諾曼說完便拿起電話，撥給了露意莎，「嘟嘟嘟……」

過了十分鐘，諾曼再度拿起電話，「嘟嘟嘟……」

「奇怪，怎麼都打不通？」

「叩！叩！叩！」又傳來了敲門聲。

「請進！」諾曼說。

進來了一對夫婦，看起來也相當焦慮。

「德路奇先生，我是菲迪南·戴爾，這位是我太太達芙妮。是這樣的：我們女兒露意莎已經很多天沒回家了。自從有一天早上去和男友奎爾約會後就沒再回來了。據我所知，奎爾是你的助手，奎爾有沒有跟你說什麼？」

「德路奇先生，請你一定要幫我們找找！我們已經報了案，警方找了好幾天仍找不到……」達芙妮激動的說。

「我想她八成是出事了！我打了好幾通電話給她都打不通。我後來也沒跟奎爾說到話，露意莎想必是和奎爾一樣消失了，奎爾據說是在八年前的休士頓……」諾曼無奈的說。

「奎爾也消失了？什麼八年前的休士頓？你在開玩笑吧！」菲迪南不屑的說。

「不，我怎麼說你們也不會相信的，不如帶你們去看看實驗室吧！」

諾曼和邁爾斯、戴爾夫婦來到了史考特的實驗室，史考特正對著機器發愣。

「史考特，這位是我的助手邁爾斯，他們是戴爾夫婦——露意莎的父母。」諾曼向史考特介紹著。

「露意莎的父母？露意莎她……」史考特差點跳了起來。

「到底是怎麼一回事？請你好好向我們解釋清楚！」菲迪南生氣的說。

「好……」史考特從他的實驗源起，一直說到了奎爾如何回到了八年前，戴爾夫婦彷彿在作夢般，臉上盡是寫滿了不可置信。

「……露意莎希望改變這個事實，於是我送她回到了她和奎爾約會當天早晨，但離預定回來的時間已經過了一天多，我也不知道為什麼露意莎一直沒有回來……」

「所以露意莎不但沒有救到奎爾，連自己都回不來了。你總得想想辦法啊！總不能讓他們就這樣消失了。」達芙妮兩眼泛著淚光。

「史考特，有沒有什麼緊急措施？除了回去改變事實，沒有其他方法可以讓人回來了嗎？」諾曼問。

「有是有，但我這幾年下來的心血也將跟著付之一炬……」

「管不了那麼多了！人命要緊啊！」邁爾斯說。

「不，一定還有其他辦法的！」史考特堅持。

「史考特，你還不死心嗎？你也知道你父親並沒有因為奎爾回到過去而復生，許多已發生的事終究還是無法挽回的。你這麼做不但會讓更多性命白白犧牲，你也在不知不覺間失去了身邊最珍貴的友情、愛情，甚至是親情。」諾曼沉重的說。

「是啊！你曾經關心過你母親嗎？瞞著母親做實驗，甚至製造假照片，她差點因此上吊自殺……」邁爾斯接著說。

「唉，我雖然告訴自己遲早會變成這樣，但是仍無法放下父親……」史考特低著頭說。

「你還年輕，有著大好人生等著你去開創，為什麼要沉浸在往事中呢？這麼做顯然不能改變什麼，好好回家陪伴母親吧！」菲迪南也勸說著。

「對啊！不然你還要等到悲劇再度發生才要努力挽回這一切嗎？好好活在當下吧！」達芙妮說。

「我真沒想到自己的無知會牽動那麼多人……，好吧！父親應該也不希望看

到我這樣。」史考特說完便走到電腦前。

「這台電腦是用來主控機器的，我現在要將整個程式終止，機器會停止運轉，而奎爾和露意莎也會因為機器得停止而被拉回現實。」史考特說明著。

「太好了！這樣露意莎就得救了！」達芙妮笑顏逐開。

「啊，遭了！系統無法終止！」史考特看著電腦叫著。

「怎麼會？」諾曼說。

「恐怕是奎爾和露意莎還停留在過去造成的。對了，電！機器運轉需要電！如果停止供電的話，機器就會損毀，奎爾和露意莎就不能繼續停留在過去了。」說完便走到一旁將電源開關切掉。

「還有一些備用電源，在電被耗盡之前，機器應該會將奎爾和露意莎『吐』出來才對，就稍等一會兒吧！」

「你確定這麼做他們一定回得來？」菲迪南不放心的問。

「嗯，機器停止運作，他們也無法在過去的時空停留，非回來不可。不知道我母親現在情況怎樣？」

「你母親已患了憂鬱症，不過我相信多了你們的陪伴，會一天天好轉的。」諾曼告訴他。

「唉，都怪我，不應該執著於過去的事物……」

機器在這時開始強烈震動起來。這時，漩渦中緩緩露出一個人頭，是露意莎！正如史考特所說，露意莎被『吐』了出來。她趴在地上，意識有些不清醒。

「露意莎！露意莎！你終於回來了！」戴爾夫婦趕緊去將她扶起。

「她大概過五分鐘就會醒了。」史

考特說。

機器安靜了一會兒，突然又開始震動，奎爾的人頭出現了！和露意莎一樣被機器吐了出來，不省人事。史考特和邁爾斯連忙將他扶起。

「喂，厄普頓，麻煩你現在將霍華德夫人帶到三十七街 25 號門前等好嗎？」諾曼出去打了一通電話給助手厄普頓。

「咦？爸、媽，這裡是哪裡？你們怎麼會在這裡？我怎麼了？」露意莎清醒了。

「放心，沒事了。」達芙妮安慰著她。

「啊，史考特！我很抱歉，爸他最後還是……」奎爾張開眼睛，恢復了意識。

「沒關係，好好把握當下吧！不要再想以前的事了，我們也該好好陪媽媽了。」史考特告訴他。

就在這時，機器發出了隆隆巨響，不時放出火花。

「糟了，大家快跑啊！機器要瓦解了！」史考特大喊。

諾曼趕緊將門打開，他們很快跑了出去，來到了前方的街上。

「奎爾！史考特！你們終於回來啦！」遠方傳來了呼喊。

「媽，我們對不起妳！」史考特和奎爾衝去擁抱他們的母親。

諾曼和邁爾斯走到一旁，開心的看著她們母子的團聚。

「史考特，你說得沒錯，沒有什麼比

現在更好了！」奎爾說著，忍不住看了露意莎一眼。

「對了，露意莎，我們在教堂前『約會』那天到底是什麼日子啊？」史考特大聲問著露意莎。

「什麼？你竟跟露意莎約會？」奎爾似乎有些不悅。

「只是暫時代替你的啦！可惜還是被識破了。」史考特尷尬的說。

「那天喔！那天可是我和奎爾第一天認識的日子呢！你當然不會知道嘍！只有奎爾才會知道。」露意莎對他露出了燦爛的笑容。

「什麼？我連露意莎的生日、星座、血型……都查好了，誰會知道那是他們兩個認識的日子啊！」

「唉，史考特，不要和奎爾搶女朋友了，自己也去追一個吧！」諾曼笑著說。

「的確，真實的人生比過去的往事有趣多了！我真該好好把握啊！」史考特發出了感慨。

「媽，我們回家吧！諾曼，我會回到你身邊的。」奎爾笑說。

在月光的照耀下，他們母子三人身後各拉出了一道長影，諾曼靜靜的望著他們的背影，深深為他們的再度相聚感到高興。他們一直向前走著，最後消失在黑暗中……。

許榮哲

評語

這篇小說最成功的地方在於懸疑的製造，但懸疑終有解開的一天，所以懸疑背後的东西恐怕才是更重要的。作者很顯然無心（力）去寫一個真正的科幻，那麼就應該把重點擺在人性上。例如：為什麼主角非得回到過去不可，父子親情這個理由太薄弱了，作者如能事先建立這對父子跟其他父子不一樣的情感，那麼讀者才能被說服，一起乘坐時光機去展開故事的旅程。